

老陳推開那扇生鏽的鐵門時，夕陽正把影子拉得細長，像一根隨時會折斷的枯枝。

這是他妻子的舊畫室，自從她半年前病逝後，他第一次踏進這裡。空氣中飄散著陳舊的油彩味，還有淡淡的、屬於她的茉莉香水味。他的渴望很簡單：找到那幅她臨終前一直唸唸有詞、卻始終沒畫完的畫。

房間中央立著一個被白布蓋住的畫架。

老陳的手有些顫抖。他想起病床上的她，枯槁的手抓著他的衣袖，眼神焦灼：「那幅畫……在畫室……那是給你的……」

他深吸一口氣，猛地揭開白布。

畫布上不是他預期的浪漫風景，也不是兩人的合照。那是一片雜亂無章的黑色與暗紅，線條扭曲，像是一場無聲的尖叫。老陳愣住了，胸口像是被重錘擊中——難道這就是她對這段四十載婚姻的最後評價？痛苦、壓抑、扭曲？

內心衝突在這一刻達到了頂點。他感到憤怒，隨後是無盡的絕望。

他頹然坐下，碰倒了畫架旁的一個小木盒。木盒翻落，一張泛黃的紙條掉了出來。

老陳顫抖著撿起紙條，上面是他熟悉的、娟秀的字跡：

「陳，我的視力已經模糊到看不清色彩了。如果我畫得一團糟，請不要難過。那不是痛苦，那是我在黑暗中，努力想畫出你第一次送我玫瑰時，我心底那份狂熱的火。」

老陳再次看向那幅扭曲的、暗紅色的畫。

反轉發生在這一瞬。那不再是痛苦的尖叫，而是燃燒的愛。夕陽徹底落下，畫室陷入黑暗，老陳卻在那些扭曲的線條裡，看見了這輩子最燦爛的玫瑰。